

短篇小說獎



圖◎唐壽南



首獎

作品

三合一

得獎者 王仁劭

王仁劭，一九九五年生，彰化人，今年畢業於東海中文研究所，曾得過幾個文學獎，不吃木耳，喜歡打撞球，興趣是面不改色地說謊，搬到台北後立志絕對不在電扶梯左側快走，但不曉得能堅持多久。

得獎感言

謝謝辛苦的主辦單位和評審，以及東海容忍我的老師們。

還有總是突然（截稿前一天）收到我傳作品後，就得立刻替我閱讀的朋友們，你們讓我順利成爲一個情緒勒索高手，功不可沒。

以及最後……沒有最後了，這種三段式落落長的得獎感言根本不會有人看，以爲我不知道喔。

……好啦，謝謝八年前對我說那句話的妳。

三合一

終於理解爲什麼會被拐來養鴿子。

那天有人找貴叔，一個約五十歲，理平頭嚼著檳榔的男子，想要看之前過五關的鴿子。

閔良在打掃鴿舍時告訴我，是線西一間塑膠大廠的老闆，員工有六十幾人，我從小窗戶外瞥一眼，說他開的只是Toyota的Town Ace，小貨車基本款。閔良罵我蠢呆，掃把一扔，拽著我走到隔壁。

看到貴叔先指著牆壁諸多照片，解釋鴿子來自哪個家族，從比利時買來的種鴿生平戰績輝煌，後代的選手鴿也都有不錯的成績，作育、作出、使翔皆是自己一手包辦。

貴叔介紹完後便逕自走去二樓的鴿舍，將天際王子抓下來交給對方。

玩賽鴿的人都有一套大同小異的評量標準。眼色枯黃與西仔是大宗；再來摸翅膀、尾巴，講究手感，拉開時羽翼結構不能分岔，像百葉窗那樣櫛比鱗次；肩得寬恥骨要強硬等，甚至因南北氣候不同來選擇鴿子的體態。

貴叔人不高但有股凜冽的威嚴，話不多，只講重點，平日跟閔良的互動極不像叔姪。

「阮做比賽粉鳥攏是看兩點，仝會當互補無。」趁著男子在檢視天際王子時，貴叔說明。

所謂互補：速度快配體力好、頑點的配溫順的。

我就是聽到這句話，才想通爲什麼閔良找我一起養賽鴿。從二十三到二十七歲，他每半年都跟我借一萬五，說一定會還，其實以我跟他的交情來講，借出去就沒想過要討回來。

三個月前閔良突然發訊息給我，四個字，去看戶頭。

他總共匯了八十萬進來。

「參加比賽至少要十五羽，我每次都幫你報了五羽。」他說。羽就是隻的意思，然後他叫我一起幫他養鴿子，獎金對分。

「怕家人知道的話工作就不要辭，反正你是新車業務，有底薪。沒輪到留守車行就早上開完會後來，你不是都要拜訪客戶？現在一樣，只是客戶變鴿子。」

之後我每天下班都去看一次帳戶，在A T M前不斷微微點頭，像鴿子於地啄食混合穀物。

八十萬，他一定也有拿，卻還有八十萬。

兩個禮拜後我到伸港，閔良似乎早預料到我會來，從頂樓抓起音速飛將，上次參賽十五羽中唯一撐完五關的。

「就知道你跟鴿子都會回來！」

原來那就是貴叔說的互補。

男子摸著天際王子似乎很滿意，想了一下，然後跟貴叔說一百。

阿莎力。但貴叔依舊沒表情，只將沖泡好的鐵觀音遞給對方。「歹勢啦，猶毋過出一百萬買你囤，欲賣無？」

閔良對我使眼色。「叔叔，我們去買飼料跟土塊。」

繫好安全帶，手剎車才剛放我立刻說：「一百萬。你叔叔對鴿子這麼有感情。」

「媽啦你以為喔，如果他真的不賣，連泡茶給對方都懶。」閔良翹著腳繼續說。「太少，萬一那鴿子的後代又過一次五關，你都沒在聽，獎金池跟檯面下的金額根本不能比，押對了，幾千萬都有可能。」

閔良搖下車窗點菸，哈一大盆。「老實說我會賣，誰能保證下次也贏。」

每次比賽少至五千羽，多則兩萬羽，從資格賽一路到第五關，飛行距離逐次拉長，最後歸返率幾乎不到分之一。出一萬隻賽鴿，九千九百羽回不了家。

去哪了？喪失方向感落在海面上的、中途體力不支的，也有飛往廈門一帶的逃鴿。

「做父母的比較疼小孩，還是小孩疼父母？當然前者，所以我才說別當養鴿家，要當鴿養家。」

閔良說貴叔養賽鴿養到妻小都跑了，六坪大充斥噪音跟鳥糞的鴿舍才是他的家，能飛回來的鴿子才叫爸媽，哪有什麼不能賣的，錢的問題而已。

「不過幹咧，一百萬在面前，你賣不賣？」他將菸蒂往車外一扔，轉頭問我。

「撈到一票就要閃人了，別想留我。」

閔良沒說什麼，只是竊笑。

鴿子巢居在浮晃水晶體，羽翼敞開如角膜遮蔽了視線，我要等牠們衝出眼眶，伴隨著哨聲回家。養鴿家或鴿養家，不變的是家的位置。對，撈一票，他媽的閔人，回家。

台灣的賽鴿跟國外不同，鴿子一生只能參加一次比賽，都是半歲鴿子，方便夏冬季都能參加，鴿子滿四週就要帶去協會，在翅膀蓋章拍照存檔，好讓主辦方在比賽前能確認為同隻鴿子。

閔良說玩賽鴿的多半都是有歲數的人，像我們這種年紀要不懂如何訓練，要不沒錢入行。貴叔算半個強豪，不只教閔良養鴿要訣，還提供優秀的種鴿給他。

「你要惜福感恩。」

蓋完章後帶著鴿群去打巴拉米哥疫苗，防止鴿子染巴拉米哥病毒——前期水便、食欲降低、精神萎靡，後期影響至神經系統，歪頭斜頸、無法站立、羽翼下垂。

真正養鴿後才知道，費心耗神，飼料的選擇重要外，還得定時投藥，餵保健食品，像益效菌、電解質、綠色精套水等，我撒著大把飼料，閔良在一旁記錄每隻鴿子的食量。

二十四隻鴿子擠在天良鴿舍，閔良說前八隻是我的，看是要給牠們取名字還是純叫號都行，總之要能認鴿。

「飼料用較多矣，夏天由北海轉來是對頭風，粉鳥愛有體力。」貴叔的聲音從門後傳來，指令簡

潔扼要。

現今賽鴿多為海翔賽，由協會派船統一載到外海放飛，早期還有陸翔賽，我聽貴叔說陸翔比賽退流行是因為作弊情況屢見，加上鴿子在山區容易被抓走。

「按怎作弊啊？」我問。

「上蓋簡單就A B舍啊，嘛有注藥仔矣，類固醇，彼款粉鳥咱正常飛直線攏袂贏。」貴叔冷笑。「幹伊娘咧，阮是一隻粉鳥飛轉來，人看到是規車載去報到。」

賽鴿是這樣的：協會根據每間鴿舍的位置不同，來分別計算所需花費時間，例如我們的鴿舍要在五小時內飛回來才過關，遠一點的可能就五小時十分。

鴿子一飛回來，腳上的電子腳環經過閘門都會記錄，到鴿鐘打卡，再印出上頭時間。

問閔良什麼是A B舍，他又扯到美樂蒂。

「例如我們報名的鴿舍在彰化，其實桃園也有一座。訓練鴿子認桃園的鴿舍為家，鴿子一到桃園，人早就在那等，接著專車飆回彰化，再送去協會，兩個家的意思啦。」閔良講完後又說：「哦，就像你去台中找美樂蒂時，那裡才是你真正的家。」

之前他看到我跟美樂蒂的聊天紀錄，說唉唷你對客戶賣車賣到開始噓寒問暖，再點開美樂蒂的大頭貼，媽咧，這女人幾歲了。

閔良說我中了美樂蒂的毒，怎麼會愛一個比自己大九歲的老女人，不漂亮也不有錢，眼睛不曉得

被什麼糊成一團。

還能是什麼，我的眼睛裡只有鴿子。

「你住海邊仔？管人遐爾濟，飼好粉鳥啦。」貴叔碎念。

「無啦阿叔……彼个查某有翁呢！我是共伊苦勸，莫予查某勾去。」

「連炮都沒打過是要勾什麼，來掃鴿子大便跟換土塊啦。」我說。

「我清掃鴿舍，難道是你要來訓練鴿子嗎？阿叔咱後禮拜欲開始飛喔。」閔良嘻皮笑臉。

「一點鐘就好，毋通過頭。」

我跟閔良將二十四隻鴿子按號抓回一格格的鴿子公寓，接著照貴叔講的，在舍訓前要先建起鴿子的地盤性，伸出手掌不斷朝方格內的鴿子們揮動挑釁，鴿子感到領域被侵犯才更有家的概念。

眼睛直盯手掌，鴿子張開雙翅，橫移踩著碎步，發出嚕嚕聲，幾隻脾氣暴躁的甚至作勢啄咬，緊張地來回跳躍。

我給其中一隻取了名字，三號的小冰糖，並非外形上與眾不同，而是最溫順的鴿子。

一個禮拜後的舍訓是最基本的練習，只讓鴿子在附近繞圈，熟悉環境。閔良跟我踩在藍色鐵皮屋頂上，我手執長竿綁上旗幟，若鴿子想偷懶飛回家，就得揮舞桿頭嚇阻，閔良拿著望遠鏡觀察鴿子的紀律性、飛行狀況、速度等。

「跑來養鴿子，是不是因為美樂蒂？」閔良說。

「哭楊啊，想發財啦，賣車要死要活還要看客戶嘴臉，不努力做功課沒人理年輕業務，努力點就是從早忙到晚上十點過後，哪像現在，鴿子休息人也就去吃飯睡覺。」

「講到重點了，這裡只會操鴿子……十一號愛飛不飛的，我不適合參賽。」

「不過養鴿子的開銷好大，叔叔怎麼有辦法全職養鴿。」我問。

「高中畢業那年，他養出一隻伯馬鴿。」

「賺多少？」我好奇地問。

真的好奇。伯馬台語發音像「半罵」，比賽中唯一飛回來的一羽，除獨吞獎金池外，要是還有跟協會暗賭，我無法想像金額總數。

閔良放下望遠鏡，轉頭說：「怎麼不問曾經輸多少？嬸嬸都帶小孩跑了。幹，連怎麼配種作育都不清楚，別肖想伯馬鴿啦。」

「問而已，是在雞雞巴巴什麼。」

「旗子收起來了。」他說。

訓練結束，哨音響徹田間。鴿子陸陸續續飛回來，一進鴿舍就狂喝水，我留意著不讓鴿子攝取過量水分，否則飼料一吃，到胃裡遇水泡發膨脹，下午就不用飛了。

閔良還站在屋頂上，有兩隻鴿子停在鴿舍外踱步理毛，就是不進鴿舍，我一看，是他說的十一號，還有小冰糖。

「嘖……這種最麻煩。」閔良開始不斷趕著鴿子。「最怕飛回來的鴿子不進鴿舍，沒辦法記錄時間，差幾秒就有可能失格或名次被往後擠。」

我告訴閔良，這場景我看過，但不是鴿子。

有次送美樂蒂回家，車子到了大樓外，美樂蒂突然說再多繞幾圈好嗎。

繞去哪？不清楚，反正家裡沒人，還不想回去。

我知道美樂蒂不會邀我進她家——她跟她先生的空間。那也無所謂，我就在附近轉圈，後來乾脆將引擎熄火，她也就不說話了。我窺視美樂蒂發呆的樣子，手指捲繞髮尾，偶爾迅速看我一眼後又將頭轉回，像解不開的密碼鎖，我放棄揣測。

閔良聽完後滿臉不屑。

他說我才是美樂蒂的鴿子，排除萬難也要飛去那。

鴿子天生具有歸巢的本能，即使到了陌生異地，體內彷彿內建GPS，加上能看到數十公里以外的高超視力，就算距離家有一、兩百公里，要飛回來也並不難。

鴿子返家固然重要，但在賽鴿人的眼裡，快才是最值錢的。

讓鴿子飛行速度提升的方法有許多，前天貴叔買回來一大袋的冲天炮是一種，我只是有點猶豫。

「看到鴿子想飛下來，就點一根；若是隊伍太整齊，也點一根。角度要喬好，炸到阿叔的鴿子他

會殺人。」閔良說，將線香遞給我。

「一定要這樣嗎？」我問。

「你的八十萬也是炸出來的，到底不想撈一票？」他反問，接著將鴿群接連放出來。

「幹，炸就炸，炸死最好，飛不快的鴿子有什麼用。」我說。這是半氣話，但閔良似乎很認同。

「飛不快只能拿到鴿園換飼料，或是送給親戚燉。」他歪著頭想了一下。

鴿子聽到鞭炮聲緊張就會加速，爲了後續長途的飛行訓練，速度一定得往上催，同時也是讓鴿子比賽時能免疫突來的聲響。

後來跟美樂蒂分享我是如何炸鴿子，以及鴿子在空中逃竄的景象。

引信到底，沖天炮上揚，短而促的聲響就像賭客的金流，當耳朵清楚聽到振動翅膀的頻率加快，二十幾隻鴿子在空中甩過發出啪擦啪擦的聲音，就知道這真的有效，真的能賺錢。

繼續點下一支。鴿子以繞圓的方式反覆出現在眼前，牠們有兩個選擇，要不飛得快，要不飛得高，只要想休息就是朝鴿群後方炸，練習時間也從一小時提高爲兩小時。

閔良說，兩小時，不多也不會少，鴿子就是好好待在天上，誰都不准下來。

領先群逐漸被炸出，食量大脾氣躁的二號、十號、和十九號總是飛在最前頭，但這三隻離獎金的模樣仍只有個輪廓。

「這樣牠們還會想回家嗎？」美樂蒂問。

我很想反問她，那妳怎麼還不離婚。

彼時群鴿振翅抖擻，遠颺無際空中，如果歸巢是天性，牠們還能去哪。

「有隻鴿子好像妳，之後我會帶牠們去外縣市放飛，一起去。」我說。

離開舒適圈，距離資格賽兩個月時開始飛長途，從三十逐次加到兩百公里，以前太遠的話會統一讓鴿車運送，司機匯集不同鴿舍的選手鴿，在南北海岸或東部進行放飛。

閔良知道我喜歡開車，把運送鴿子的工作交給我，他跟貴叔要留守在鴿舍記錄時間，如果有鴿子受傷或生病，也能第一時間處理。

幾天後貴叔帶了八隻鴿子來，閔良將新鴿分別安置在公鴿旁，並且拉下木閘門避免鴿子接觸。

「調節鴿，都是母的。」閔良在我發問前便回答。「這樣牠們飛長途時速度可以增快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跟人一樣，鴿子也要爽啊，旁邊有母鴿，公鴿看得到碰不到，如果你女朋友在家等你，下班後會不會想早點回去？」閔良解釋。

他說業界讓鴿子提速的方式還有飼料控制法，每次訓練完後都讓鴿子大量進食，用這招簡單又暴力，但如果餵太多又沒掌握好清除飼料的分量，怕鴿子生病或飛不動；也有讓母的選手鴿在比賽前產卵，雌性的育幼本能同樣可驅使母鴿迅速返家，再來就是以性愛做爲誘因了。

比較躁的公鴿適合配發一隻調節鴿，至於怎麼判斷，從飛行狀況、與同伴相處、甚至是睡姿和步

伐的節奏。

「你真以為我說記錄是在摸魚哦，錢都在鴿子裡面，怎麼可能不仔細？喂，專業一點，養鴿家No。」閔良說。

「這隻粉鳥哪會看起來無啥物精神，敢有咧照顧？」貴叔抓起小冰糖端倪著說道。

閔良對我挑眉，我接過小冰糖，檢查牠的羽毛狀況和口腔唾液，再查看了糞便顏色和濃稠度，還是什麼都看不出來。

「有啊，逐工飼。我毋知影這隻粉鳥咧想啥。」我說。

「若知影粉鳥咧想啥，我毋就倒佇眠床輕鬆趁。」貴叔訕笑。

「阿叔，到底愛啥款粉鳥才會當贏？」我接著問。

貴叔比了個三。

他問我鴿子的鴿怎麼寫，一個合跟一個鳥，這個合就是要具備三項條件。三合一：最重要的速度是前提，以及耐力，而耐力又可以延伸成穩定性，面對不同的氣流、天候狀況都能良好適應。

比賽最怕下大雨或強風，有一次比賽日期撞到颱風來臨前，協會硬著頭皮載到外海，聽說資格賽就只剩個位數的鴿子，數量太少比賽最後取消。

「最後一項條件是啥物？」

「他不會告訴你啦。」閔良插話。「從以前就跟我說三合一三合一的，我還泡咖啡咧，搞不好根

本沒有第三項，裝神弄鬼。」

貴叔臨了閔良一腳。彎腰替我們檢查每隻鴿子的狀況，順便問閔良打算下哪幾隻，要連串還是押伯馬高關。

只是他仍然沒有講，究竟缺什麼才能做到三合一。

只有在車子裡，隨著引擎發動，P檔位移到D檔，包覆於冷漠的鋁合金，四扇窗安穩地密合，繫上安全帶，並壓低冷氣的出風口，美樂蒂活了過來。

活過來，像齒輪組牽引著輪胎角度，隨方向盤緩慢地改變方向，也是老舊的風扇開啓後，等待扇葉完美輪轉的過程。

當暖機結束，美樂蒂會開始瓦解自身，吐出好多心事，我甚至不確定她是否有意識，因為那只是我第一次跟她在同台車內。

我想美樂蒂跟我一樣，對車子具有獨特情愫，並且找到部分歸屬。

那時候她正猶豫要買豐田的Yaris，或是Nissan的Tiida，我羅列出Tiida的優點，做為一個業務並不難。

美樂蒂沒有被花俏的話術給動搖，讓她試駕一段路程，我在副駕駛座對她說：「每次開車，都感覺到心安，像另一個家。」

是這句話撬動了美樂蒂的開關。

她突然開始說起婚姻中的缺失，語調穩定，似乎也沒有要理會我的意思。車子開上了高速公路，我沒有阻止她，在流暢變換車道的過程裡，左右方向燈交替使用，好像她人生中的抉擇，下了匝道，車子拐個彎又上相同的交流道。

後來我假借售後滿意度調查，多次在訊息中偷渡私人話題，問她最近還好嗎？但美樂蒂永遠都是含糊帶過。

猜不透美樂蒂對我究竟抱持何種意思，她先生長時間在北部工作，我因此嘗試約美樂蒂幾次，她都婉拒了，但偶爾卻突然詢問要不要開車出去，甚至連目的地都沒有明講。

同樣的，在車內聽美樂蒂傾訴，回憶現實交織，車子是我們兩人的神祕空間。

七十公里。帶著貴叔還有我跟閔良的鴿子到苗栗大湖的汶水橋邊，下車後我拎著客製化鴿籠，照著閔良講的，一次放四隻，並讓已經參加過比賽的年長鴿子帶頭，避免年幼的鴿子迷失方向。

雙手緊握鴿子結實的身軀，手一放，領頭鴿蹬起身，迅速振翅飛翔，到空中後幾乎沒有多餘的盤旋，精準地朝南飛去。時間絕對是金錢，玩賽鴿的都將這句話當成聖旨奉行。

我迅速地將其餘三隻選手鴿放飛，然後打電話給閔良。

「十點二十三分，第一批出發。」

講究精準，要根據距離計算鴿子在何時內返家，才符合資格賽最低時速四十公里的門檻。

第二批、第三批、第四批……下車後，美樂蒂只是倚著紅欄杆，安靜地在旁看我放鴿。

最後一隻鴿子，我抓起小冰糖，然後告訴美樂蒂，就是這隻鴿子跟妳很像。

「哪裡像。」美樂蒂捧起鴿子，與牠的西仔眼對望，撫摸頸部的綠羽處，小冰糖舒服地眯起雙眼。

「等等要不要去汶水老街逛？」我問。

美樂蒂搖搖頭。

「那南庄呢？桂花巷。」

美樂蒂依舊拒絕。

「白沙屯，那裡的海滿清幽的。」

「想回車上。」她說。

什麼都不要，美樂蒂放開鴿子，小冰糖朝遠方的同伴飛去。這就是她跟小冰糖像的地方，就算訓練過程再艱辛，只要翅膀一飛、上了車子，就是準備回家。

車子是我跟美樂蒂的A B舍，就算知道如此，她還是有座真正的歸處。

所有鴿子放完了，閔良叫我回鴿舍，下午還要再舍訓。

開國道一號接國四，在靠近清水時轉國三，跟鴿子一起回家，我開在外車道維持最低時速六十公里，聽美樂蒂機械式喃喃自語，五年前去醫院做檢查，血瘀體質，不容易受孕，吃中藥好多年都沒

用。

高速的車輛不斷從旁閃過，想到一萬多隻鴿子在海上初從籠內放出畫面，彼此不斷超車，我加快油門，追求速度及穩定性。

偌大的廣告牌上面寫著D.I.情趣，再來右手邊會是柏登莊園的廣告牌，然後頭頂即將出現往烏日、五權西路、右轉下台灣大道的綠色指示牌。這些地標我記得一清二楚，就快要到美樂蒂的家了。準備下匝道時，美樂蒂突然轉頭對我說：「如果你……」

叭——

一陣急促的刺耳聲響，前面的大貨車沒注意到我車子在他的死角處，突然往內切，真的就差那麼一點，可能我們兩人都回不了家。

「運氣不錯。」我吐氣。

回到鴿舍才發現鴿子居然比我快返家。

「都有回來？」我問。

「七十公里遠而已，正常。」閔良說都有達到資格賽的門檻。

「最慢的是哪隻？」

「你的啦，到底有沒有生病啊？」他指著小冰糖。

我一樣那句話，不知道小冰糖在想什麼。

已經有鴿子在籠裡休息，晚放的鴿子們正在喝水吃飼料，他抓起最頑皮的十一號，指著牠的鴿腳。「腳黑黑的，跑去哪裡玩，幹。」

其實鴿子長途飛行時會停頓休息算常態，只是如果腳沾附泥土，代表鴿子跑去田地，怕的是喝到含有農藥的髒水，染病就不用比了。

閔良正在一一檢查鴿子的羽翼，我下樓走到二十公尺外貴叔的鴿舍。

「阿叔。」我喊道。

貴叔應了一聲，他也蹲在地上照顧鴿子。

「粉鳥欲贏的第三項，敢是運氣？」我想到稍早前險象環生的那一幕。

「運氣喔，運氣嘛是蓋重要。」貴叔歪著頭說。「驚是落大雨，抑是風……」

那就不是了。

我離開貴叔的鴿舍，傳訊息給美樂蒂，問她那時候想說什麼。

預料內的，她只是已讀。

車行的課長問我最近還好嗎，這幾個月的業績下滑很多，是不是沒熱忱了。

我想告訴課長，一隻鴿子就能賣到一百萬，客人也阿莎力，不會討折扣討配備的，誰要賣車。但沒贏的話，這半年就是一場空。

閔良大概嗅到我的不安，禮拜日他突然開車找我，一上副駕駛座，後面坐著兩個刺半甲、抽著菸的少年仔。

「要做什麼？」

「帶你賺外快啦，上車。」

車子開到花壇的山區，到山腳下超商時閔良先讓少年仔一號下車，接著在半山腰時也讓另一名少年仔下車。

「一個領錢，一個把風。」他說，並繼續往上開。

到了人煙稀少的地方後，閔良從後車廂拿出白色細紋漁網，並指揮我協助他布置陷阱。

「別讓我叔叔知道，否則他連你一起打。」他哼著歌。

「這要幹什麼？」

「賺錢。」

我們靜候了一小段時間，閔良拿著望遠鏡看向遠方，接著突然揮手示意。「鴿子來了。」他說。我朝他手指方向看去，果然有六隻鴿子在上空飛翔。

隨著愈靠近漁網，鴿子飛行弧度拉高，就在經過面前時，閔良朝上丟出一串繩索，上頭綁著十幾個小鈴鐺。

兩隻受到驚嚇的鴿子向下俯衝，撞上細網，愈想要掙脫，翅膀還有爪子卻愈被纏住。閔良快速地

將中網的鴿子一一抓出，然後遞給我。

「腳上的環有電話號碼，打過去，快一點。附近鴿舍的飼主都沒聽過你聲音。」

閔良給我一隻呆瓜機跟一張紙條，上頭是十二碼帳戶。

「機掰啊，勒索贖金會不會啦，鴿子想要回去的話，兩隻報五萬。」

我只好照做，電話一接通，壓低聲音，念起兩隻鴿子的腳環編號，五萬塊。

飼主似乎很冷靜，只說帳戶給他，立刻匯。

十分鐘後，超商的少年仔告訴閔良錢已經入帳，閔良手一揮，我立刻把鴿子放開。

那兩個禮拜跑了四個點，總共賺三十萬，閔良給我十五萬，說補貼一下，車行底薪少得可憐。

「這樣好嗎？」我問。

「幹，別人怎麼對我們，就討回去而已，我們還算業餘兼差的。」

閔良說本來山區都會有專業擄鴿集團出沒，並且贖金的金額會隨著接近比賽日期而提高，道理很簡單，一隻鴿子可能能賺幾百幾千萬，區區一、兩萬塊算什麼，以前他跟貴叔的鴿子也被別人抓過，對方一定知道貴叔來頭不小，調查好鴿舍位置跟訓練時間，一開口就是十萬，殺價可以，拔一根羽毛。

手上殘留鴿子打算掙脫時的毛絮，突然覺得自己在做什麼，怎麼那麼順從。

「你想美樂蒂一直不離開老公，算不算互補。」我問。

「錯了，不是不離開，是離不開。上次你說撈一票就要閃人，從你抓鴿子的力道，我擔心你說到做不到。」閔良咧嘴笑出來。

「真的撈了一票，你還會跑嗎？」他說。還是變成他和貴叔，等待第二票、第三票，自己迷了路，只能永遠等鴿子回家。

距離資格賽前最後一次放飛，開車將鴿子載到富貴角，離伸港約莫兩百公里，怕鴿子被擄走或出意外，所以選擇最安穩的路線，鴿子只要沿著濱海快速公路就能回家。

早上是貴叔親自餵飼料和營養品，如此長途，他得嚴格控管好飼料的分量，還有凝望每隻鴿子的「魂」。貴叔說，粉鳥若無魂，按怎攏袂飛。

「你駛車嘛愛注意安全，莫傷雄，是粉鳥趕時間毋是你呢。」他提醒我。

「好啦，粉鳥袂出代誌。」我說。

載著美樂蒂，這是我跟她待在車上最久的一次，她卻格外反常，到富貴角的路途中，美樂蒂幾乎沒有講話，只顧著專心用手機。

在燈塔旁的堤岸上，方格子草皮與乳白建築，鴿子一批批飛出，我看著平滑的鴿子隊伍翱翔於廣袤灰濛濛的海面上，黑點愈發渺小，牠們還知道家在哪嗎。

依然將壓軸的小冰糖遞給美樂蒂，她接過時間我：「你跟這隻鴿子有感情嗎？」

「我不知道這隻鴿子在想什麼。」我說。

美樂蒂鬆開了手，我們看著小冰糖加快速度，最後沒入海平線的盡頭。

「全放完了。」我告訴閔良。

當我心想著是否要直接回去時，美樂蒂拍了拍我的肩膀。

「他說今天會回家，四十分鐘前，從台北內湖。」美樂蒂說。

我呆住了五秒鐘，然後拉著美樂蒂上車，陪鴿子一起跟時間賽跑。

進資格賽的時速至少要四十公里，而我至少要一百公里。

車子在國道一號上馳騁，路燈桿、安全島上的植被、左右的車輛，全都化成殘影般淡出視線，當油門踩愈重，時間的流逝彷彿凍結，密閉的車體內只聽得到美樂蒂的聲音。

我只能專心留意車況，美樂蒂妳知道嗎？現在那些看起來距離遙遠的東西，其實一下子就會閃爍到眼前，可是我反而沒辦法仔細凝視。像妳現在突然笑著問我對妳是什麼感覺，我回答不出來，還是妳早就算計好，這也是屬於自言自語的一場秀，連同妳指尖觸碰我大腿都是齣單人舞。

如果我是隻賽鴿，絕對拔得頭籌，但又是爲了什麼，家明明也是合一的概念，地點是有我跟妳的車子裡，我卻以速度、穩定性來拆解破壞。

回過神來已在台中，放慢速度，尋找熟悉的廣告牌和建築物，深怕自己開過頭。

「你喜歡我嗎？」離美樂蒂的家只剩一個轉角時，她突然說。

雨刷浮升，美樂蒂笑出來，我趕緊按掉，重新打了正確的方向燈。

我點點頭。

當車子終於停在她家外，美樂蒂解下安全帶，將唇湊過來親了我臉頰。

「那你爲什麼要開這麼快？」她說。

哨音交錯響起，鴿子從富貴角回來了。

清掃完鴿舍，我將水和飼料都準備好，到屋頂跟閔良一起迎接鴿子。五號、十二號、十九號……看到率先飛回來的鴿子並不是前幾梯次的，而是那些性情急躁的公鴿，我便離開屋頂，爬上貴叔的鴿舍，站在同樣位置。

「阿叔。」我大喊，貴叔回頭看。

「創啥？」

「第三樣，敢是感情？粉鳥愛伶主人有感情。」

「你叫是粉鳥親像狗仔喔？有啦，毋過是先飛轉來，才有感情。」

「喂！」閔良在頂樓呼喊。「我要去看鴿子了，剩你那隻，自己來等。」

半小時後，小冰糖才飛回來，依然不進鴿舍，在屋簷上梳理羽毛。我把閔良叫出來，指著小冰糖的腳。

「腳黑黑，不曉得去哪裡野喔。」他說。

「上次你說公鴿爲什麼能飛比較快？」

閔良抓抓頭皮。「啊就趕著回來打炮啊。」他用大拇指比鴿舍裡面。

「幹你娘。」

我迅速彎腰抓起小冰糖，助跑幾步後用力朝空中一丟。

將一隻鴿子丟到空中是什麼結果呢？小冰糖只花了零點幾秒便穩固住身軀，又飛回我腳邊。

「幹你娘咧。」我嘶吼，抓起小冰糖，再丟。

「媽的你有病是不是啦！」閔良愣住，看著我荒謬的舉動。

我將小冰糖丟出去三次四次五次……牠也不躲，就只是反覆飛回。

「不進鴿舍也沒必要這麼大脾氣吧。」閔良雙手叉腰。

不敢問美樂蒂那天的後續。

但我就只是想要她飛得遠遠的。

比賽前三天，將選手鴿載到協會報到，由那裡的人統一餵食，防止飼主餵鴿子禁藥。

貴叔報了十五羽，菁英中的菁英，我跟閔良則報了二十羽，走以量取勝的路線，當天進到北彰和美海翔協會，擁擠的人潮挾帶濃厚鴿味，每個人提著藍色鴿籠，幾張臉孔看到貴叔後立刻前來寒暄。

「欸欸，你看那邊，你唯一認識的熟人。」閔良對我挑眉，指著某個鴿舍的主人。

「我又不認識他。」

「白癡，匯給我們錢的金主爸爸耶。」閔良低聲細語。我仔細一看，還真的是上次在花壇擲到的鴿子。

協會人員拿著掃描圖，為防止一鴿多賽，檢查選手鴿的翅膀印章是否跟當初雷同。接著取下腳環，裝上能與鴿舍感應器起作用的電子腳環，報名費五百，腳環費兩千五，二十隻鴿子也才六萬，之後才是重頭戲，貴叔跟閔良拿起白單，圈選額外下注的賭法。

「你也選一隻，要賭就賭伯馬鴿，買個希望。」閔良對我說。

我指著三號，小冰糖，伯馬高關，意思是在最後第五關時如果只有小冰糖飛回來，就能海削一票。

「浪費錢。」閔良吐槽，但還是幫我下注。

離開協會，貴叔說要去廟裡拜拜，我們跟著他的車，半路上手機突然響起。

「喂？」

過了幾秒後，低沉的嗓音才傳來。

「我知道是你。」

「……」我沉默。

「離她遠一點。」

電話掛掉了。閔良詢問，我說擄鴿集團的啦，但沒有討贖金，閔良罵我神經病。

「這幾天別吃雞翅鴨翅啊，不吉利。」

「什麼爛迷信。」

那三天我跟閔良心神不寧，喝酒抽菸，有一搭沒一搭地聊，心裡想著都是鴿子，怕鴿子到陌生的環境裡食欲會降低，或是擔心協會的人水餵太多太少。

「其實很多鴿子一放出來，體內的GPS失效，海風又強，飛沒多久就掉到海裡面了。但更慘的是，有些鴿子即使闔門放開，莫名其妙就躲在裡面不出來，我阿叔說的啦，無魂，連比都不用比。」

「所以能飛回來的第三項到底是什麼？」

閔良聳肩，他說真的不知道。

放飛那天早上，我們三個人看協會的直播，主辦方公關了幾句，接著開始講最重要的資訊。

「放鴿地天氣多雲晴。風向西南風。風力三級。風浪小浪。能見度十五公里。空氣溫度二十八度。海水溫度三十度。放鴿時間七點整。」

接著鏡頭環繞四周。

倒數十秒時，畫面上工作人員隨時準備拉開閘門。

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放鳥喔！」

貴叔和閔良同時按下碼錶。

貨船響起鳴笛聲，一萬四千隻鴿子瞬間從籠中竄出，我看到海上颳起了骯髒的雪，像燒金紙，風吹灰燼布滿空中，在白雲和晨光底下徹底染黑視線，那麼汙濁，那麼殘忍。

鴿群很快分成幾條隊伍，朝各自的家飛去。

打給美樂蒂，無論如何都要再見妳一次，等到資格賽結束，去找妳，就在妳家外面，妳開妳的車出來就好。

我們急也沒用。下午兩點四十分前，提早不會賺，超過就是失格。

隨著時間推進，貴叔開始接到不同鴿友的電話，通知鴿子最後行經位置，讓飼主心裡有個底。

一點五十，貴叔朝我們兩人大喊。「轉來啊！轉來啊！阿良趕緊。」

哨音劃破靜謐的伸港，鴿子落地，快速通過開門，我負責取下腳環打進鴿鐘，接著必須在十五分鐘內送到報到處。

鴿子陸續返家，我則來回奔波多趟。

碼錶響起，時間到。貴叔的鴿子共飛回九羽，我們只有七羽。

資格賽就被刷掉六羽，貴叔有些憤怒，後來又有三隻鴿子飛回來，一隻是貴叔的，兩隻是我們的。

我看到貴叔抓起失格的鴿子，將翅膀俐落一折一拔。

「無想欲佇天頂飛，就好好去塗跔跔。」

貴叔將鴿子往田裡拋，鴿子飛不太起來，失魂於地面，沒多久就被一隻野貓跳出來攫走。

「鴿鴿拔拔真偉大。他一定有下注那隻。」閔良說。「要不要也折斷？就不會像上次那樣一直飛回來了。」閔良指著六號跟二十號。

我說好啊，不當養鴿家。

抓起兩隻鴿子，有樣學樣，也將鴿子的翅膀一折，感受到樹枝般細骨清脆地一分爲二。

「幹咧……找你養鴿子真的沒錯。」閔良說。「你的鴿子沒回來，要繼續等嗎？」

閔良說的是小冰糖。

「搞不好迷路了，找不到家。」

我想第三項應該是犧牲，別隻鴿子的犧牲。

看到美樂蒂的車就停在路上，我將車子緩緩開過去與她平行。

美樂蒂沒下車，也沒有打開車窗。

兩台車，兩個人，心安，像終於能溝通，鎖在密閉車窗也能聽到對方聲音，合一。

我凝望美樂蒂，隔著兩道透明玻璃，她的臉孔模糊，不解地看著我，並動著嘴唇。

搞不好迷路了。

「妳現在，回家了嗎。」我說。



紙上的電影

郝譽翔

「三合一」這一名字乍看之下令人費解，然而讀完全篇之後，才恍然大悟原來「合」和「鳥」結合在一起，便是「鴿」字。作者以台灣民間社會常見的「賽鴿」為題材，卻寫活了一則愛情故事，並藉此來辯證「家」的意義何在？真正的「返家」又是否可能？所謂鴿子的「三合一」條件，除了速度和耐力之外，第三項究竟是什麼？也成了貫穿全篇的懸疑，究竟是感情？犧牲？或是根本一無所有？故看似句句在論賽鴿，其實都指涉了人物內心深處的祕密情愫，充滿了無奈的憂傷。小說刻畫的是一群來自社會底層的草莽小人物，卻充滿了詩意的哀戚之美，而作者更擅長經營意象，使得整篇小說就像一齣流動於紙上的電影，對白生動，畫面飽滿，栩栩如生，餘韻無窮而動人心腑。